

# 陰陽陶蒸神工獨運

## 國畫大師李苦禪

● 劉先軍

### 工匠師傅啟蒙習畫

李苦禪（一八九八—一九八三），當代大畫家，曾追隨徐悲鴻習畫，後為齊白石入室弟子，得其真傳，曾任教於北京師範、保定師範、杭州藝專等校。貧寒出身的李苦禪，文革期間被列為「黑畫家」備受折磨。作品以潑墨意象為主，給人空靈的美感。

李苦禪，原名李英傑，後改名為李超三及李英，別名苦禪，以別署行世，山東高唐人，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十一月三日生於高唐縣李奇莊，父為道地莊稼漢，李苦禪由祖母照撫。他清楚地記得祖母吃高粱麵餅，常掉下硬渣渣，迷了他的眼睛。他家前有幾棵桃樹，房後一棵大棗

樹，是全家希望的所寄。每當樹上一掛果，父母就再三叮囑孩子不要靠近，告訴他們待果子熟了賣了錢，用來買針線和布過日子。孩子雖小，也知道父母苦心，眼看著桃子熟了，棗子紅了，誰也不會去碰去摘。只有風雨天吹落的青棗，才由母親捨起來分給孩子們吃。

李苦禪七、八歲時，李奇莊附近的土地廟、娘娘廟、三官廟、關公廟陸續由周圍的百姓募捐修繕。李苦禪很好奇，常撥開蓆縫，入迷地觀看工匠的勞作。對工匠們手持彩筆在粉壁上勾勒栩栩如生的形象，非常感興趣。那些樸拙的畫工師傅，為他這個少年的精誠所感動，就把多年師承心得和實踐經驗傳授給他。他們講：「畫人是站七、坐五、盤三。大小的比例是丈山、尺樹、寸馬、豆人。」講到怎樣畫

三國故事「關公拖刀斬蔡陽」時說：「畫刀斬蔡陽的鮮血四濺，是用葦管蘸紅色，一吹，血就濺出來了。」就這樣，少年李苦禪受到藝術造型啟蒙的第一課，並在心靈上播下了立志學畫的種子。

但窮人的孩子學畫談何容易，餬口尚有困難，那有錢買紙和筆呢？於是他就找柴、木棍在地上練習畫他熟悉的蚱蜢、蚰蚘、麻雀、豬、馬、牛、羊……，天長日久，逐漸顯露出他繪畫的才華。他的苦學精神感動了父母，便咬緊牙關，支持他在高唐城讀了兩年小學。讀小學時，圖畫作業常被評為特優。

那時，中華民族內憂外患，飽受屈辱，山東境內出現了「義和神拳」，李苦禪很小就拜師練武，學得一身好武藝，特別是「七節鋼鞭」，更是他苦練得來的絕招。

## 禪師偈語暗喻「苦禪」

一九一九年，李苦禪十九歲，靠祖母的支持，從聊城中學畢業後到了北京城，舉目無親，在宮門口附近的慈音寺落了腳。寺裡的方丈率真禪師，不但讓李苦禪借宿，還管他飯吃——每天和寺僧一起吃飯。

一日，率真禪師給他偈語曰：「人世悲歡皆虛幻，七情六慾一念牽。一日一悟通煩惱時，心中淨土連西天。咄！咄！咄！無染無垢超三界，白藕脫泥即苦禪。」

本名李英傑的他，初步領會「好自為之」、「白藕脫泥即苦禪」的大道理，於是改名為「苦禪」，似乎有悟禪機。

這時，「五四」運動的浪潮正席捲北京，學生罷課，已無書讀。他每天都看到學生們進行街頭呼喊，反對帝國主義和賣國政府的口號。他雖來自偏遠的農村，心裡也是愛國的。於是他乾脆也加入示威行列，勇敢地和一些手持槍棒的警察搏鬥。

## 師事徐悲鴻習素描

「五四」過後，李苦禪聽到消息，北京大學附設有「留法勤工儉學會」，免費招收學員。半工半讀，每日半天上繪畫課

學法語，半天做鐵工。李苦禪跑去報名，立即被接納。他身在留法勤工儉學會，卻沒有忘記學畫，參加了北京大學附設業餘書法研究會。較李苦禪年長三歲的徐悲鴻就在那裡教素描，他就拜徐悲鴻為師，潛心習素描。是年底，徐悲鴻赴法留學，學習中斷，但短短的幾個月卻是李苦禪藝術潛能激發極其重要的階段。

一九二〇年暑假，苦禪結束留法勤工儉學會的學習即將赴法之際，法國當局突然宣布，因法國的中國留學生「鬧事」，決定暫不接納中國留學生。但他沒有灰心，繼續抓緊時間拼命地學習，準備投考北京國立專科學校。

一九二二年，李苦禪以李超三的名字考進北京國立藝專。

清貧出身的李苦禪，無力交納學雜費，只好半工半讀，租了一輛人力車「拉晚班」來維持最低生活。不論是數九寒天，還是三伏酷暑，為了賺幾個銅板，不顧疲勞地奔馳於大街小巷裡。即使這樣，還是維持不了溫飽，最困難時，一天只能熬一鍋粥，冷卻後，劃成三份，每頓用一份果腹。古人云：「窮則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生活的困苦並沒有使這位藝術巨擘意

志消沉，相反的，更激勵了他探索藝術的意志。

藝專的同窗好友林景韓知道他拉人力車來維持生活，處困窘中還勤苦作畫，要用「苦禪」作別號，林景韓還治印一方相贈，從此他就正式使用了這個別號。

藝專畢業前夕，他用「苦禪」落款的八幅大寫意翎毛畫卷「魚鷹」、「寒鴉」、「蒼鷺」、「雄鷹」、「孔雀」、「麻雀」、「八哥」、「鴝鶒」，在展覽會展出，引起了震動。當時任北京藝專校長的林風眠評為「陰陽陶蒸，神工獨運」之作，追問這個「苦禪」和尚是何方神聖？這些畫是從那裡寺廟借來作範本的？可是當他看到站在面前一位名叫李英傑的青年人就是李苦禪時，大呼：「好難找的老和尚……你的幾幅大作我統統買下了……」當記者圍著他訪問時，這位鐵打的「山東大漢」淚水奪眶而出，甜酸苦辣，真是一言難盡。

## 入齊白石門成高徒

二十年代的北京畫界盛行臨摹「四王」（清初山水畫家王時敏、王鑒、王翬、王原祁），畫壇死氣沉沉。徐悲鴻感嘆的

說：「文至于八股，畫至于四王，皆至衰途。」但這時也有一位還不大出名，卻頗富創新精神的畫師，引起了苦禪的注意，他就是齊白石。

一九二三年秋，二十五歲的李苦禪和他的同學王雪濤一起到跨車胡同十三號齊白石家拜師。他倆惴惴不安地站在齊白石窄小的畫室裡，李苦禪鼓起勇氣說道：「我們愛您的畫，想拜您為師，不知您能不能收？」齊白石被他倆的誠意感動了，痛快地答應收他們做學生，並且不收學費。李苦禪與王雪濤興奮莫名，當即跪下給齊白石磕了三個響頭。因房子實在狹窄，李苦禪的頭一下子撞到牆上，引得一向「笑不露齒，怒不動色」的齊白石也禁不住哈哈大笑。

齊白石的弟子不止三千之數，但能得其神髓者卻屈指可數，李苦禪是其中佼佼者。一次，齊白石在劉淑度請寫的題辭裡說：「苦禪畫思出人眾。」又說過：「吾門下弟子，不下千人，眾皆學我手，英也奪我心。」還說：「英也無敵」，「英也過我」。並說：「苦禪老死不享大名，世間是無鬼神。」這些話是出自一位不肯輕易贊許人的齊白石之口，決不是偶然的。

齊白石還勉勵李苦禪說：「死無休」（蓋取杜甫詩「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意）。

李苦禪這一時期的藝術實踐，可用「艱苦卓絕，勇猛精進」一語來描繪。儘管生活困苦，但得良師循循善誘，故能遠師八大，近法吳昌碩，以其豪放雄偉的筆馳騁藝苑。從苦禪早期的作品看，在創作上融冶中西藝術於一爐；作品雖不無斧齒痕跡，但已顯現出獨特風格和自闢蹊徑。如一九二六年作『水禽圖』，其造型融冶中西，而筆墨又帶有八大及白石老人的神韻。是一幅既寫實又寫意，既有師法又具新意的佳作。白石老人在這幅畫上題辭說：「苦禪仁弟畫此，與予不謀而合。」

### 不屈不撓的男子漢

李苦禪自北京國立藝專畢業後，投身教育。他應聘任北京師範學校教授，兼任保定第二師範教授。一九三〇年又應杭州藝專校長林風眠之約，赴杭州藝專任教。在杭州藝專，每月二、三百大洋的教授薪

資，可使他不為經濟拮据而操勞了。

一九三五年秋，李苦禪重回到北京，在國立藝專教國畫，同時仍在保定第二師範兼課。兩年後，「蘆溝橋事變」爆發，侵略者的鐵蹄踏破了我國的大好河山。他不願在飄揚的日本旗下做事，毅然辭去教職，開始鬻畫為生。像齊白石一樣拒不賣畫給漢奸及日寇敵人。

在敵寇佔領下的北京城內，李苦禪常慷慨解囊，支持抗日。一九三七年底叛徒告密，日本憲兵拘捕他，李苦禪一怒之下，一拳把一名日兵打得四腳朝天，但寡不敵眾，仍被抓去，同時被抓的還有他的弟子魏隱儒。在沙灘舊北大紅樓地下室，日本憲兵隊對李苦禪施以苦刑，但他咬緊牙關，一字不供。日本憲兵隊因抓不到他的任何證據，只好把他放了。

滿身是傷的李苦禪一出獄後，立即去探望魏隱儒，魏因被拷打成重傷提前釋放，正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李苦禪為了急救友人便日夜作畫，以賣畫所得四處求醫為魏治病，急友之難，如同身受。

八年抗戰期間，李苦禪蟄居燕市，韜光養晦，鬻畫授徒，以其微薄的畫潤收入，資助十幾家抗日將士家屬，卻從不和那

些傀儡新貴往來。他除經常出入白石老人畫室外，就是作畫、飲酒、習武。

齊白石曾說李苦禪是「美人招忌妒，理勢自然耳。」他自己也說：「為藝術，從不羨慕富貴生財之道。社會上的一切庸俗活動，堅決避免，這是我的人生觀。」

一九四一年他贈金雨的一幅「葡萄」畫作題句云：「滿腹珠璣無處賣，閑拋閑擲亂藤中。」已道出他的心情。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他興奮萬狀，乘筆連作十四幀畫。一九六五年（乙巳）補題時說：「爾時，余正在友家酣飲，聞之，益酣飲矣。即案間筆硯，遂畫十四幀。當時乘酒興，奮發提筆亂揮，自不知所為耳。」

不久，徐悲鴻回到北京接收國立藝專，立即聘請李苦禪為國畫系教授。接著國共內戰爆發，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勝利後的歡樂又被失望代替。李苦禪時而借酒澆愁，時而揮毫點染。以淋漓恣肆的筆墨表達鬱結心頭的苦悶和憂國憂民之情。

中共建政後，李苦禪任教於北京中央美術學院。

### 「文革黑畫家」受折磨

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爆發，李苦

禪還來不及思索就成了中央美術學院第一個「反革命分子」。「反動權威」……被揪到學院大操場上進行批鬥。烈日下，他跪在批鬥會場的最前面，汗水浸透了衣褲。頭上糊滿了漿糊，帶著約一公尺的「高帽」，衣服被潑上綠墨水……直到中午，才由在美術學院讀書的兒子李燕陪著回家。他坐在家中椅子上，一言不發，好半天才說出一句話：「太骯髒，太骯髒了，一輩子沒有這麼骯髒過！」他是一個血性漢子，一位富感情的藝術家，但此時此刻也只有沉默而已。

對於李苦禪的批判至此並沒有結束。

他還要一遍又一遍「低頭認罪」，他必須交出多年珍藏的字畫和文物，因為這在當時屬於「四舊」之列；他還要聽任某些人前來「抄家」，抄家者從他家抄出僅有一百零幾角的存摺，不相信這就是他這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的全部積蓄。斥問他為什麼不交出金銀珠寶來？他被押上卡車任人掛牌遊街，卡車馳過的街巷，有些是他求學時代拉洋車跑過的路。過去流汗水的坎坷路上，如今洒落的卻是無聲的淚花……

一九六八年五月，他突然又被關進美術學院受審，被毒打得臥床不起，但他從未

「供」出一個字……「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李苦禪就是這麼一個經得起磨難而不折腰屈膝的人。

十年「文革」浩劫中，他以毛筆沾水，在桌子上畫過一棵水白菜，意喻心地和身世清白。

畫中有他的辛酸，也有他矢志不移的志節，就是中國寫意畫。

一九七二年初，周恩來派國務院有關部門人員邀李苦禪為賓館作畫，他欣然應允。擱筆七年，好不容易才重新投入創作意境，興奮地在北京的一些賓館畫了三百多張作品。

出乎意料的，一九七三年，「四人幫」以「批回潮」、「批復舊」為名，抓住一些畫家為北京各大賓館所畫的畫批鬥。李苦禪為國際俱樂部所畫，由周恩來親自過目的「荷花翠鳥圖」一夜間成了「黑畫」，被人拿到「黑畫展覽」上「批判」。理由是畫中的一隻「垂頭喪氣」的翠鳥斜視八朵秋波中的殘荷——這分明是攻擊「八個革命樣板戲」！「黑畫家」的帽子重新戴在他的頭上。

這時，李苦禪年近古稀，卻被下放到農村勞動。一天，在坨里的山坡上滑了下來。

來，幸而早年鍛煉的武功，使了個「搶背」功夫，頭墊在一堆亂草上，才沒受重傷。儘管處境如此，他還是很樂觀。曾題詩云：

十年不知筆與硯，

山阿務農日桑田，

興起竟在晨熹微，

轉眼已進所欲年。

一九七六年十月，作惡多端的「四人幫」被粉碎了。李苦禪欣喜地創作了一幅題為「紅梅怒放」的國畫。畫面上朵朵梅花迎春怒放。蒼潤、凝煉的筆觸，將他內心的喜悅，奔放之情抒發得淋漓盡致。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一日，李苦禪、李燕父子書畫展覽在香港大會堂底座展覽廳展出，盛況空前。住香港的林風眠也趕來參觀，兩位飽經風霜的老人異地重逢，熱淚盈眶地抱在一起，興奮得久久說不出話來。此外，李苦禪還贈畫給台灣老友張大千，約期香港會，後因張大千臥病未果。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大陸拍攝了『苦禪畫鷹』和『苦禪寫意』兩部紀錄片。在拍攝『苦禪寫意』影片時，他畫了我國大寫意花鳥史上最大的一幅作品『盛

夏圖』（四幅丈二匹約二一·四公尺）。

### 京戲國術都是藝術

李苦禪的藝術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他好練拳，還愛京戲。他認為京戲是美術的綜合；拳術或京戲的舞姿，都是很好的構圖。在西湖之濱，他曾拜蓋叫天學戲。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是李苦禪一生少有的安定時期。這期間，他不僅從工資中每月拿出一百塊銀洋來組織藝專京劇隊，還親自登台扮演了「白水灘」中的十一郎，「霸王別姬」中的霸王，「平貴別窯」中的薛平貴等角色。他把京劇當作國畫一樣的藝術來研究。

有一天，李苦禪與許麟廬在北京和平書店談畫，一位陌生人趨前攀談，並一直跟到李苦禪家中，說：「我真喜歡你老畫的大鷹，可惜太貴了……」李苦禪說：「不必買，我現在就給你畫。」待這幅四尺中堂「雄鷹圖」畫完，已是中午十二點多，李苦禪留那人在家吃午飯。當時正值經濟困難時期，一個月半斤定量的豬肉統統請了客，家裡人卻在另屋裡吃素。客人餐後攜畫而別，李熱忱地送出大門才回來。

家人問：「他是誰？怎麼沒見過？」李說：「忘了問名字了！」

「文革」中有一份大字報揭發李苦禪「攻擊副統帥」。原來指的是「文革」前的一件事：

有人請李苦禪畫鷹，畫完了才說：「請題上『林彪元帥正之』。」畫拿走多日後，李苦禪遇見那人，問：「那位元帥對我的鷹有何說詞？怎麼沒回信兒啊？」「對不起！」秘書說：「首長有病，怕刺激，這鷹太兇了，不叫拿進去。」李苦禪很不高興，說：「又不是我要送他的！莫非這元帥是屬兔的，怕我的老鷹？那就給我要回來！本人不伺候這號兒的！」

### 花鳥畫家蜚聲中外

李苦禪認為國畫是國學的一支，所以他的畫根植於中國文明之中。他為繼承發展中國傳統寫意花鳥繪畫，傾注了畢生心血。他以非凡的刻苦精神研究民族繪畫優良傳統，融匯西方技法，師古而不泥古，創造性地走出了自己獨特的大寫意畫。他主張學畫要「古為今用，寫自家胸臆」，他常講：「以小見大，畫外求畫」的章法，要做到雖畫有限而意無窮。他一向認為

寫意畫筆寓有書法藝術的無窮筆趣，又  
良性反饋於書法本身，則書法之中又平添  
畫意，自是不同凡響，別開生面。

一九三五年，李苦禪回到了北平，朋  
友們見到他藝事精進，由王森然大力促成  
，選擇了這一時期的作品，匯集成冊。

王森然在『畫集』的序文中說：「近  
畫山水花卉蟲鳥，無不精神，以縱逸之筆  
，寓樸樸之神，研精覃思，盡變古法，沈  
郁雄渾，大氣磅礴。掃除蹊徑，另闢幽異  
。」

李苦禪是我國屈指可數的老一輩的花  
鳥畫家，畫名蜚聲中外。他與潘天壽齊名  
，有人譽之為「南潘北李」。

李苦禪善寫鷹，他撰寫的「隨感錄」  
中說：「鷹之為物，威猛雄健，襲狐鼠、  
奮蒼穹，展羽翱翔於雲霓之間，駐足獨立  
於天峰之巔。形踞一隅而神往河漢，斂翼  
一時而搏擊萬里……故余筆下之鷹，已將  
驚雕、鷹隼之屬合於一體，顯其神魂處著  
意誇張之，無益處毅然捨棄之。須知，在  
大寫意的傳統造形觀念中，從不追尋極目  
，享年八十五歲。」

所知的表象，亦不妄生非目所知的『抽象  
』，乃只要求『以意為之』的意象……，  
我等畫者有權創造我自家的萬物，意之所  
向，畫之所存。余畫雄鷹乃胸中眾鷹之『  
合象』——莊生之大鵬是也！」

展讀李苦禪的畫，無論是秋荷還是勁  
松，也無論是雄雞還是蒼鷹，都沒有絲毫  
緩筆輕舒的媚態，讀者可從其酣暢淋漓的  
筆墨中感到的是生命的力量。

李苦禪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一日逝世

# 聖文 叢書 張大千傳奇

王成聖  
樂恕人 編著

廿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

本書要目：王成聖·張大千的故事·樂恕人畫傑人豪張大千·大千名作「廬山圖」·大好人張大千·張大千趣談·奇人妙語歡心事·張大千的風趣·張大千的興趣與煩惱·元老、大師、手足情誼·張大千的口福豔福·三張一王的「轉轉會」·郭小莊痛哭張大千·張大千遺作張大千談畫·畫說·王天循張大千登峰造極·李霖燦懷念張大千先生·汪佩蘭楊宛君生死戀·林語堂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周冠華張大千與顧亭林·郎靜山追懷大千先生·黃杰我懷高士·黃天才張大千為歷史作見證·大千居士的最早作品·張法乾張大千二三事·張目寒雪盪隨筆·喻鍾烈我的表哥張大千·馮幼衡他美化了有情世界·楚崧秋大風堂主人的大節大義·張群輓張大千·葉淺予關於張大千·黎玉璽豪爽長者張大千·劉昌博追懷張大千先生·蔡廷俊張大千拒絕中共禮遇·謝家孝張大千的韻事與家務·賈景椿張大千敦煌傳奇·羅才榮張大千擺龍門陣·巴東張大千小傳·朱岐山張大千年表·附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叁佰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